

第一章 乱世从军鏖战急

军校熏陶

1893年11月28日，伍廷飏生于广西容县黎村镇温泉村。

容县黎村，是伍氏一族迁居之地。按《立雍伍氏族谱》记载，其先祖上溯，“源出神农，世居陇右，历炎黄夏商周而封于椒，是为椒侯，被楚兼并，迁于安定郡，伍姓也。”^①

也就是说，伍氏先祖是神农氏之后，世代居住在甘肃省六盘山以西、黄河以东一带。到周朝时，被封为椒侯，椒即当今江西新建东北一带，后来被楚国兼并。春秋时期名将伍子胥，是伍家的四世祖。后来迁移繁衍，有一支到了岭南，而第77世的伍朝黻（章甫），是伍廷飏的父亲。从广西藤县迁至容县的第11世。三进双横廊的伍宅座落在黎村镇温泉村热水堡旁边，背倚王坟岗，门前有半月形池塘。和联河从西流来，由北方流出。伍家的祖坟叫“佛子山”，座落在番鸡河山上，因山形似佛子而得名。曾有诗人咏叹伍氏家的风水：“祖坟祖宅两俱优，灿灿将星耀斗牛。最是爱民好思想，振兴实业实堪讴。”

伍家风水是盛是衰姑且不论，但此地学风极盛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容县已设有六十余所学校，故而在省外、国外的桂籍学生，多来自容县，因而有“无容不成校”之说。

同时，容县人多地少，全县人口当时已有32万，而耕地仅24万亩，人均不足一亩，谋生实为不易，只能向外发展。据史载，光绪中叶时期，穷困者生计艰难，不少人沦为匪盗，地方动乱不堪。清廷派鲍某主事容县，大肆擒杀，许多人被迫出洋过海，另觅生路。而家道尚可的自耕农及小地主，则设法变卖家产以供子弟升学。

伍廷飏的祖父伍赞楠曾小有薄田，当属自耕农之列。伍廷飏父亲伍朝黻，外号叫“炮仗六”，这说明他是除农耕之外，还兼营炮仗为业的小手工业者。到伍廷飏这代，兄弟姐妹5人，伍廷飏排行老大。其父虽不敢有“望子成龙”之奢想，可在当时的环境及风气中，也还是省吃俭用，勤劳苦作，积攒些学费送伍廷飏读私塾，以争取将来有出头之日，这当是人之常情。

但在乡间，农忙季节到来时，孩童也要下田出力的，故而伍廷飏从小就参与农事，加之耳濡目染，对耕耘稼穡并不陌生，而且，农事的艰辛与劳作，锤炼他的体格，使他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，这于他后来军旅生涯和为人行事颇多裨益。

清末期，为培养军事骨干，朝廷还是很注重建设陆军的，各省多办有陆军小学，一般是经考试选拔合格者进入陆小，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，再经两年学习毕业，入伍半年锻炼，便可升入保定军官学校。从保定军校毕业后，共需历经7年学习，方可成为下级军官。

当时，蔡锷任广西省督练公所帮办，在桂林开办陆军小学招收学生。校址设在桂林北门外大教场，构筑简陋，墙壁多为篱笆糊泥，训练操场就在大教场。后来，另建新校在文昌门外。

名为陆军小学，其实所招学生年龄都在14岁以上，所学习普通的自然科学都是中学教材，另增加初级军事学，如典范令、军队内务条例、军制学等学科，而且逐年加深。
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广西改练新军。蔡锷在桂林训练新军，将陆军小学的学生进行甄别考试，淘汰了功课不及格的近30名学生，令其退学，并于当年秋季，将余下的120名学生迁于文昌门外新校舍。同时，又成立广西陆军干部学校，招考新生。16岁的伍廷颺考取了该校就读。在这里，伍廷颺前后结识了一批新的同学，其中有与他一同考入陆军干部学校的张振民、冯仁川、吴挺生等，更有陆军小学的一批成员如黄绍竑、白崇禧、张任民、夏威、梁朝玑等等，而其中的黄绍竑又是容县黎村的同乡，伍廷颺与之更是交情深厚。

军校的生活是军事化的，训练比较严格，办学者的目的之一是锻炼学生的军人体格、军人精神，养成军人的生活习惯。二是培养学生将来在军事学术上必须具有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，为将来升入陆军中学作准备。

蔡锷早年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，他所聘请的教员也多为留日的士官生，所以几乎完全取法于日本军事教育的一套，要求严格，锻炼艰苦。当时不足30岁的蔡锷本人也常常以身示范，能在单双杠上腾翻跳落，引起学生们的羡慕！

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军校里有淘汰的机制，成绩不佳及体格吃不消者，均要被勒令退学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伍廷颺自然是刻苦学习。就在进校4个月时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令伍廷颺非常震惊。来自柳州的同学张振民，年纪比伍廷颺长六七岁，个头不高，身体也不壮实，他的国文很好，各门成绩都名列前茅，但体育训练却略感艰难。一天下操回来，他脸色腊黄，咳嗽不止。出于对学长的尊重，伍廷颺悄悄问道：“振民兄，你脸色不大好哦！不舒服吗？”

张振民有些惊骇，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觉得有些累。”

伍廷颺说：“要告诉二哥吗？”

张振民摇摇手说：“不用，后天是星期日，我们约好放假见面的。”

张振民的胞弟张任民，在陆军小学班学习，和伍廷颺的同乡黄绍竑是同学，比伍廷颺年长3岁，故而伍称其为“二哥”。与伍廷颺关系也不错。

星期天放假，伍廷颺和张振民同到陆军小学找熟人晤面。张振民说：“任民，这几天操课太辛苦，课后我都咯血，我怕完不成学业了！”

张任民虽然年轻，却有主见，他惊骇之后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哥，那你要保重！你都二十三四岁了，先后考取了几个学校，不是因为家贫无力入学，就是在官费学校读了一半，学校停办辍学了。现在我俩好不容易才考上这官费的军校，机会难得啊！这里是军事教育，自然艰苦，兄长要想将来承担重任，那就得咬牙挺过去，怎么能放弃呢！”张振民觉得有理，就坚持读下来，这事伍廷颺后来也知道了，他一方面激励自己努力，一方面也照顾张振民，两人成了知己，以至若干年后，还结为儿女亲家。

应该说，在军校的经历，除了意志品质和身体上的磨练外，对伍廷颺影响最深刻的，还是思想政治上的，这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和向往。

当时在广西任巡抚的，是山东海峰人张鸣岐，精明强干，有革新政治之心。他罗致有新思想的人才来广西兴学、练兵，如庄温宽、李翰芬、蔡锷等等，都是学术优良、思想革新的人物，而且多是同盟会员。军校任教的老师如蒋尊簋、赵恒惕、钮永建等，也多是留日的士官生，或是同盟会员。

同时期，在桂林还办有法政、师范、警察、桂林高中、农业学校等学校，加上陆军小学、陆军干部学校、测量学校等等，各处往来的人才益多，学风大盛，而同盟会趁机发展会员，建构组织，创办报刊，宣传革命。当时由尹昌衡、覃鎏鑫、赵正平创办的《指南月刊》，成为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。因言论激烈而被当局查封，但却在军校里产生很大影响。

就在伍廷颺入学不久，陆军小学的张任民，因受军界中一班日本士官生只留短发的影响，牵头剪去了长辫子，有数十名同学紧随其后，学校制止不及，给张任民记大过处分，凡剪辫的学生受“禁足一星期”的处罚。这事传开后，对伍廷颺颇有震动。

此后，陆军干部学校的队长何遂在操场演说革命，情绪激昂，听众欢呼，何遂指着场中训练用的天桥说：“有志参加革命的，就跳这天桥，以示勇敢！”他带头先跳，学生们也跟着跳，一名学生因不慎摔伤了腿。这事传到政府里，军校就成为被监视的目标。

后来，又有宣传革命的数名陆小教员被拘、被逐事件，轰动军校内外。尽管当局软硬兼施，平息了风波，但广西革命经此提倡，一般青年，尤其是军校学生，早已思潮澎湃，心向革命。伍廷颺身处其中，耳濡目染，对民主、共和的向往，自然渐植于心灵深处了。

① 《立雍伍氏族谱》第1页。

革命洗礼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发生革命党人温生才炸广州事件。3月29日，广州起义，七十二烈士成仁。消息传来，在桂林读书的一干青年人自是震动。军校里，慷慨激昂的言辞时有所闻，伍廷颺对革命党人更增添了仰慕与敬重。中秋之后，武昌起义成功，这一消息更是使桂林军校的师生们振奋不已。桂林的革命行动，有如山雨欲来，而参加起义的武昌陆军中学同学代表任道方、李作励二人潜回桂林，在军校中报告武昌起义情形，使学子们更是热血沸腾。此时的伍廷颺，也跃跃欲试了。

不久，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岐，与广西巡抚沈秉坤和藩台王芝祥等，见大势所趋，于农历9月17日宣布独立，由沈秉坤任广西都督，王芝祥、陆荣廷任副都督。

这一天，军校的学生们集合，整队入城去参加独立的庆典，学生们着装整齐，步伐一致，大家都为广西独立而兴奋，面孔上多了几分庄严的神色。伍廷颺位于列中，听着指挥教员的口令，和同学们一道昂扬地迈步前进。

队伍来到文昌门，突然城楼上响起枪声。原来是旧军队的一伙人，既反对脱离清廷的独立，又憎恨作为新军骨干的军校学生，于是趁机袭击。幸而指挥的教官临阵不乱，命令队伍迅速后撤至李家村集结与叛军对峙。新军赶到后不久便将叛军解决了。但这一冲突却加剧了新军与旧军的对立。

时逢武汉告急，革命军吁请独立各省派军驰援。沈秉坤等认为组派新军北伐最好，新军离桂，不再与旧军龃龉，省内可以安定，再则新军中青年革命党人甚多，当以北伐为荣，于是命赵炎武为北伐军统领，拟率领广西混成旅入湘。

由于时局变化，革命风潮之下，陆军小学、军事干部学校等早已停课，学子们更关心的是革命何去何从，学校何去何从。这天，伍廷颺找到同乡黄绍竑说：“季宽，你以为我等应当如何？”伍廷颺虽年长小同乡3岁，但黄绍竑文才、辩才都不错，在陆小里是个人物，所以伍有疑难不决之事，常找黄绍竑寻问。黄绍竑说：“展空兄，当前局势如火如荼，正是我辈未来献身国家，致力革命的一个起点，若有机会，季宽愿随军北上，为革命添一兵卒。”

伍廷颺说：“学校里，还有一批人不愿意去，说学业未成，何以报国？”

黄绍竑说：“那不管他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，我是铁定要去的！你呢？”

“我也去！”

黄绍竑握住伍廷颺的手说：“好，男儿当自强，何惧马革裹尸还。”

就这样，伍廷颺与黄绍竑、白崇禧、夏威、梁朝玘等 128 人，参加了学生军敢死队，在陆小教官梁润轩等的带领下，投入一周的紧张训练之后，在桂林各学校夹道欢送下随广西混成旅一道出发。

热血青年，投身革命，而且是“学生军敢死队”，自然是壮怀激烈，视死如归的，无怪乎许多年后黄绍竑与伍廷颺忆起，当时 的确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气概！

而正是争取民主共和的思想，鼓舞着年轻的学生军不畏艰难险阻和流血牺牲，奔赴战场，向封建的旧体制开火，锻炼出一批军事骨干，日后成为桂系军队里的中坚力量。

广西北伐军，由桂入湘，乘木船沿湘江而上，经祁阳、衡阳、湘潭至长沙，再由长沙换轮船入洞庭湖进到长江，在武昌登陆，与盘据汉口、汉阳的清军对峙。尔后清军撤向孝感，广西北伐军便转而追赴孝感，清军又退至武胜关以北，再与广西北伐军相持。随后不久，南北议和成功，国民政府成立，战事告停。

学生军敢死队，在两个多月中跋涉三省，行程三千余里，奔援迅速，士气旺盛，没有一个掉队落伍的，学生军中，有一半是非军校的普通学生，未受训练，而负重装备，全和正规的新军战士一样，这不能不归功于革命精神力量的鼓舞，虽然没历经大的战斗，但学生军作风顽强，纪律严明，颇受沿途百姓好评。

伍廷颺亲历其中，虽然学生军没有机会和清兵明枪接火开仗，更无战绩可言。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、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同甘共苦的军旅生涯，使他加深了与同学间的情谊，增加了对民主共和追求的决心与信心。尤其是对于来自相对闭塞的广西青年而言，第一次坐上火车，第一次看到四通八达、工厂林立的武汉，第一次目睹曾经由张之洞创办的实业十分兴旺，的确是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见识。对伍廷颺而言，为日后立下实业建设的志向也当是顺理成章的。

因任务完成，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奉调南京，然后解散，有一半的成员回到广西继续原来的学业，一部分留在南京入伍。

这时的伍廷颺却回到广西，在林虎的手下当一名下级军官。

动荡岁月

1920年，护法战争后期，伍廷颺已是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师长黄业兴部下的机枪连长。李宗仁此时在这边防军里任帮统（营长），他因作战勇猛，言而有信，很受同僚和部下的敬重。

1921年6月，陈炯明的粤军与陆荣廷的桂军在高州、化县一带交战，李宗仁因连获胜利被升为团长。后桂军将领刘震寰与陆荣廷不和，在 frontline 倒戈，粤军占领梧州。反复无常的沈鸿英变脸宣布“自治”，逼陆荣廷下野，各路桂军力求自保。李宗仁洞察时局，私下找到伍廷颺说：“伍连长，眼下局势动荡，若随黄师长开往广东，前途恐怕难料，不知你可有考虑？”

伍廷颺一向敬重李宗仁，便说：“李帮统有何指教？”李宗仁说：“我等所率的兵士，多为广西人，若远离家乡赴粤，谁知道此去如何？前途渺茫，士气必受影响，再说到外边打仗，为他人搏生死，于乡亲父老那有裨益！”

伍廷颺说：“廷颺也有此想法，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去又能如何？”

李宗仁说：“时局混乱，群龙无首，与其为他人作嫁衣，不若我等保存实力，另立山头，静观其变，谋定而后动。”

伍廷颺觉得有理，就只担心军饷来源，李宗仁说：“一切由我李某承担！”

伍廷颺说：“那好，那我就带领机关枪连，跟定李帮统了！”

李宗仁这才放心而去，分别找到步兵连长俞作柏和炮兵连长何武，劝其离开黄业兴。俞作柏是广西北流人，与伍廷颺是陆军干部学校的同学，何武是广西昭平人，他们与李宗仁虽无直接的上下属关系，但对骁勇善战的李帮统一向敬重有加，现在经李宗仁一一分析形势得失，便都立即表示愿意改弦更张，脱离黄业兴，随李宗仁。李宗仁自己手下有四个连队，再加上何武、伍廷颺、俞作柏三个连队，而且这七位连长军事素质好，为人比较正派，属下武器精良，再略加扩充，成为一个实力不俗的团了，有了“本钱”，何愁事业不成？

这天，部队紧急行军，由玉林撤往钦州、廉州方向，眼看不久就进入广东地面了，伍廷颺按照李宗仁的布置，命令连队缓行，渐渐“掉队”离开黄业兴的司令部直属队越来越远。与此同时，何武的炮兵连、俞作柏的步兵连，也先后“掉队”，在岔路口与李宗仁直辖的四个连队汇合。李宗仁当场向士兵们分析利害，说我们是广西人、广西兵，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广东呢？现在暂居六万大山是避开眼前混乱，为日后立足广西做准备等等。由于有了伍廷颺、何武等一批连长带头支持，士兵们一向听从连长

的，李宗仁顺利地将两个营的兵力带入六万大山，等到黄业兴明白真相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就这样，伍廷飏从此在李宗仁手下，一直得到信任和重用，逐渐成为桂系军队里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
后来，李宗仁将队伍拉到玉林驻防，管辖玉林、陆川、博白、北流等七个县。这里地处桂东南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气候温和，交通便利，人口稠密，物产丰富，是广西较为富庶之地。李宗仁筹饷招人，扩充队伍，由原来两千多人，发展成为一万人，伍廷飏也被提升为营长。

1922年4月，黄绍竑所率的一个团兵力开往廉江途中。急于壮大力量的李宗仁恳请黄绍竑的兄长黄天泽去劝说，请黄绍竑来玉林与之合作，黄绍竑慨然允诺，成为李的副手。六月下旬，部队整编，黄绍竑担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第三支队司令，伍廷飏则被任命为第二支队的第一统领，带领两个营兵力。黄绍竑虽不是伍廷飏的顶头上司，但黄、伍毕竟同乡同学，二人过从甚密。

黄绍竑兵驻容县半年多后，觉得苟存于容县尚可，欲求发展则难，既无枪械来源，县辖不大，筹饷有限，以他的抱负和秉性，觉得李宗仁过于稳重，难有作为。他不愿困于容县无所事事，认为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前途，于是派亲信参谋陈雄往广州联络在医院治疗脚伤的白崇禧，与其商量，最后决定依靠广东，动了掠取梧州的心思。

此时梧州为沈鸿英部下冯葆初旅所占据。黄绍竑私下与李宗仁商量，李宗仁不愿黄绍竑分兵而去，但“思忖黄是不受羁縻的干才，挽留不易，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，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。”^①便对黄绍竑说，取得梧州当然好，但沈鸿英反复无常，名声极差，投奔沈无疑被世人误解，终身受污，似为不妥。黄绍竑却以为世间难有万全之计，欲有所得，非有所失不可，坚持己见。他只提出万一失败，请李收容其部下。其次，入梧未曾着落之前，军饷给养，一切照发，李宗仁一一答应了。

陈雄通过熟人的介绍，已与广东革命政府取得联系，并由孙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任黄绍竑为“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”，并要其迅速占领梧州。这加快了黄绍竑伪投沈鸿英掠取梧州的设想。

黄绍竑觉得以自己一个团的兵力，略显孤单，私下找到伍廷飏，劝伍带兵与他一同行动，并说驻扎在北流的俞作柏已答应随之行动。伍廷飏听了，面露难色，说：“德公待我不薄，这样不妥吧？”

黄绍竑却说：“取梧一事，我私下已和德邻谈过，他不反对，只说要计出万全。德邻这人稳重有余，冒险不足！天底下哪有万全之计？何况我已获得广州革命政府任命，师出有名了！我既是要壮大实力，以图成功，也是为同乡设想，期望你也有一个更大发展的机会！再说，当年你我参加学生军敢死队，不是奔着投身革命，跟着孙文先生的吗？现在好不容易和广州接洽上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我待啊！”在黄绍竑再三的鼓动下，伍廷飏反复思忖过后，还是答应了。

此时沈鸿英在广东失利，听闻黄绍竑要带兵投靠，喜出望外，立即封黄绍竑为旅长。黄绍竑见机不可失，立即发兵梧州上游的戎圩。伍廷飏接到黄绍竑要他带上全营兵马，火速赶往梧州外围的通知，左右为难，若失信于黄，误了军机，人命关天，若是不辞而别，又的确对不起李宗仁；如果亲自见李面陈，万一李宗仁阻止，岂不令自己为难么？他一面指挥全营官兵火速出发，一面权衡轻重，然后写下一个便函，让传令兵飞马赶去，说一定要送达李司令本人。在便函里，伍廷飏报告说，黄绍竑要取梧州，现时机已到，自己率全营队伍，相机配合一下。李宗仁看后沉默良久，才嗯了一声，说知道了，挥挥手让传令兵走了。

传令兵好不容易才追上伍廷飏，把李司令的态度详细报告，伍廷飏心中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忙催促队伍，飞奔而去。

这边黄绍竑刚把队伍拉走，那边李宗仁的部下就炸了营，说黄绍竑扯旗走人不算，还拉走原属李宗仁手下的俞作柏营、伍廷飏营，这不是反叛是什么！一些营长、连长，鼓噪着要派兵追击，以除心头怨愤……

李宗仁最初也相当恼怒，心里责怪黄绍竑拉走他两个营而不先打招呼，可想起伍廷飏毕竟还是报告过了，虽说报告得有点例行公事，但还是报告了呀。李宗仁深思之后，来到营前说：“季宽奔袭梧州，事前与我商量过的，俞营、伍营由他节制，相机用兵，也是我同意的。事涉机密，大家休要多疑，乱了自家兄弟阵营！”②这才把事件平息下去。

黄绍竑率领五个营的兵力，以假降为诱饵，在酒席上计擒了冯葆初，智取了梧州。

黄绍竑站稳梧州，只是开始。广东革命政府派李济深率粤军第一师作为支援，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“梧州善后处处长”及“西江善后督办”，意在支持黄绍竑抵御陆荣廷、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，巩固革命政府在广西的影响。陆、沈近年来多次出兵，联手粤地顽固势力反对广东革命政府，为患频繁，成了祸害。

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，黄绍竑组织广西讨贼军总司令部，由他担任总指挥，白崇禧任参谋长，部队编为三个团，俞作柏任第一团团长，伍廷飏任第二团团长，夏威任第三团团长。这时是1923年8月，当年伍廷飏正好30岁。

1923年9月，黄绍竑率部向梧州上游的藤县进攻，藤县驻军是自治军的卢得洋与黄超武部，据守浔江水路。黄绍竑得到李济深派来的两艘小兵舰掩护，用汽轮、拖船载兵溯流而上，越过藤县正面，从背后猛攻县城，一举歼灭卢得洋部并将卢击毙，而黄超武与黄绍竑有旧交，率一团兵投诚，编入讨贼军第

四团，仍为团长。

此役，伍廷飏所率的第二团虽没有直接参战，但不久，伍却被黄绍竑委以重任，代表黄绍竑赴桂平与李宗仁面谈合作，解决陆云高部的问题。陆云高是陆荣廷第一师的旅长，有三个团兵力约六千人，武器精良，枪械充足，队伍整齐，是陆荣廷军中较强的队伍，实力远在卢得洋、黄超武部之上，盘踞着平南、桂平、贵县、宾阳等县，控制了广西重要的交通地区，是黄绍竑、李宗仁进一步发展的障碍。黄绍竑自忖以一己之力，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，便想到要联合李宗仁，却让伍廷飏来当这个联络说合的特使。

按常理，伍廷飏、俞作柏当初拉走两个营不辞而别，率部跟黄绍竑夺取梧州，李宗仁虽未反目成仇，也要耿耿于怀了。伍、俞二人事后还升了团长，如今派伍廷飏代表黄绍竑去找李宗仁洽谈，岂不是自取其辱？

黄绍竑要伍廷飏面见李宗仁，坦诚地说明当时出师仓促，未及面谈的情况，请求李的谅解，同仇敌忾，携手收拾陆云高部，打开桂东南往柳州、南宁的通道。

伍廷飏既曾是李宗仁的手下，如今又是黄绍竑的亲信特使，这一复杂的双重身份，加之任务的艰巨，使他此行为众人瞩目。但伍的性格向来沉稳，为人处事踏踏实实，不喜张扬，无论在李营、黄营，以至在陆军小学时，一向受人信赖，加上伍廷飏开拔之前，至少也向李宗仁打过招呼，而依黄绍竑对李宗仁的判断，认为李决不是目光短浅之人，相信坦述利害之后，李即便无意合作，也不会与他兵戎相见，这也是黄绍竑选派他的原因。

伍廷飏带了副官吕竞存来到玉林，顺利地见到李宗仁，伍廷飏一开口便诚恳地说：“当初不辞而别，季宽要我先向德公表达歉意！”

李宗仁哈哈一笑说：“不必了！季宽旗开得胜，顺利取了梧州，我还要贺喜他呢！”

伍廷飏说：“德公果然大度，令人钦佩！廷飏此来，是请教与德公联手，一同扫除陆云高的事宜。”

伍廷飏接着说：“陆云高兵力充足，武器精良，拥兵自重，卡住咽喉要道，令我们如鲠在喉。若德公能不计前嫌，与季宽携手合作，一同剪除陆云高，便可消心头之患了！”

李宗仁却没有丝毫责怪伍廷飏与黄绍竑的意思，而表示极愿与黄绍竑合作，解决陆云高部，将玉林、浔州、梧州连成一片。为示诚意，加强联系，李宗仁特派团长钟祖培和伍廷飏同到梧州联络，商定出兵细节。同时还希望黄绍竑与广东政府多行沟通。

对于黄、李之间的矛盾与分合，以及伍廷飏作为代表的事前事后，坊间多有猜测议论，没料到会如

此顺利。其实，这除了伍廷飏的坦诚同时为黄、李二人所信赖之外，黄、李二人早已默契，心照不宣，却是根本。这从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端倪：黄绍竑带李宗仁的两营兵力而李毫不追究，甚至责怪的话也没有。李宗仁占领桂平后，亲到梧州，经李济深、陈铭枢介绍，重新登记，加入正在改组中的国民党。当时，陆荣廷拟出兵攻黄绍竑，以打通南宁至广东的水路，控制全广西，再伺机袭广州，并要李宗仁担任“前敌总指挥”。李宗仁虚以委蛇，既不与陆决裂，又劝陆荣廷停止东征，转向桂北与沈鸿英火拼，使黄绍竑免受此难。还可以从后来李宗仁的自传里找到印证：“黄绍竑以三千人枪，居然敢以‘讨贼’自命，和全体桂军为敌，实因我屯大军在玉林，互成犄角，做他的后盾。而我军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旅的番号，保境安民，和粤军全无关系。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首领，虽心怀疑忌，也无辞以胁我。同时我也可以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，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，有事彼此支援；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，专心整顿辖区内的民军两政。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，实是与我互为表里，收相辅相成之效。”^③

1923年10月，黄绍竑派夏威率领第三、第四团及机炮连由藤县循陆路攻占大安，渡江与白崇禧部会合。另一路，白崇禧率第一团和伍廷飏的第二团由水路乘轮船溯江而上，在白马附近登陆攻占平南，旋即突袭陆云高主力据守的桂平江口镇。李宗仁部由兴业县进兵，11月23日占领贵县，然后顺利东下获得桂平。陆云高部转入平南的鹏化，据险顽抗，被李、黄二部合围击溃，尔后陆云高节节败退，黄绍竑缴获大炮9门，“大鹏号”军舰一艘。李、黄二部占领从梧州、藤县、平南，桂平、贵县一带。李宗仁部改名为“定桂军”，自命司令。李宗仁辖玉林、陆川、博白、北流、兴业、贵县、桂平、武宣、迁江（今来宾境）等九个县。

尔后，黄绍竑又解决陈天泰部，使其人马扩充为五个纵队，八个游击司令共有8000多人。辖有苍梧、藤县、容县、岑溪、平南、信都（今贺县境）等六县。整个西江上游，也是最富庶的玉林、潯州、梧州三府州，已完全由李宗仁、黄绍竑所控制，加之东靠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，故而已成为广西的一支极有影响的势力。

1924年12月，李宗仁与黄绍竑联合，竖起“定桂讨贼军”旗号，李宗仁为总指挥，黄绍竑为副总指挥，伍廷飏则被任命为定桂讨贼联军第二纵队司令，由此开始了统一广西的一系列征战。

①黄绍竑《五十回忆》第59页。

②《新桂系史》第47—58页。

③《李宗仁回忆录》第195—196页。

决战沙埔



伍廷飏（1929年摄）

1924年11月间，新桂系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率部与旧桂系沈鸿英、陆荣廷等残部激战，处于胶作状态。时任广西陆军第二军第二纵队司令的伍廷飏，奉命率部2000余人，在击退沈鸿英部队之后，镇守南宁。

也是11月，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之邀离开广州北上，赶往北京。一时间，广州革命政府出现群龙

无首的混乱局面。两广政治局面十分动荡不安。

这时，一位坐镇云南、对新旧桂系火拼作壁上观的唐继尧大喜过望，以为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可乘之机。

唐继尧何许人也？他是云南会泽人，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，父亲是一名举人，他本人也中过秀才，曾在云南都督蔡锷的部下任管带。后来率军讨平黔乱，即被推为贵州都督。1913年11月，唐继尧正式接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兼云南民政长，权倾一时。他1917年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、靖国运动，但又排挤孙中山，暗通北洋军阀。1918年，唐继尧被推为护法军总裁，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。讨袁、护国，他不出力，可都出面，一经“炒”作，往脸上贴了不少金。此后，屡次出兵川黔，成为大权在握的滇系军阀。

这位“倜傥有大志”的唐继尧颇具野心，一直以“东亚大陆人”自称，早就以“西南盟主”自居，凭借手下有几个军的兵力号称十万之众，以及云、贵之鸦片成为军饷不断的来源，拥兵自重。他对广州革命政府心存不满，半年前孙中山曾委任他为广州革命政府副元帅，他一直不肯就任。他既不满足于当孙中山的副帅，也不甘心止步于“西南盟主”，他是觊觎广州革命政府，觊觎整个中华。

于是，唐继尧借口要肃清奉系军阀曹錕、吴佩孚等的“余氛”，打着“祸机仍伏”、“国难未平”，故不得不“以国事为念”、“藉武装求和平”的幌子要派兵东下，剑指广西。

其实，早在孙中山未离开广州之前，唐继尧便制定了向珠江流域发展、占据广西、广东的详细计划。1924年11月7日，他在复电给部将第二军总司令胡若愚时，对胡提出的“顺珠江而下”，占据两广的建议十分赞赏，夸耀胡的建议“均极切中机宜，与尧意不谋而合。”12月10日，唐继尧复电另一部将、其堂弟第一军总司令唐继虞，明确提出“先出两粤，再由粤进窥长江”的方针。

为实现这一目的，唐继尧曾派文俊逸到梧州收买李、黄、白等人，以送烟土200担，委任李宗仁为第一军军长、黄绍竑为第二军军长为饵。但李、黄等人则虚以委蛇。采取敷衍搪塞态度，意在拖延以争取扫除陆荣廷、沈鸿英残部的时间。

1925年3月12日，孙中山在北京病逝，唐继尧更是图穷匕见，于3月18日迫不及待地宣布就任广州革命政府副元帅新职，为出兵两广、接任元帅找个借口。

当时，唐继尧遭到广西96个团体联名通电强烈反对。

唐继尧此时兵发两路，一路由第五军总司令龙云率领，从云南的富州经百色、龙州一带侵入桂境，号称五万之众，直逼南宁。另一路由第一军总司令唐继虞率领，也号称五万人。从贵州、湖南交界的洪

江、靖州进入广西的三江、融县一带，威胁柳州。

首当其冲的是驻守南宁的伍廷飏。他的第二纵队，加上由蔡振云率领的第四纵队，在南宁的兵力势单力薄，欲以不足 3000 之兵力，对抗来势汹汹、号称五万之众的滇军，无异螳臂当车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他一筹莫展，十分焦急。

其时，新桂系主力第一军由李宗仁，第二军由黄绍竑指挥，共约两万人，正在湘桂、黔桂边境围歼旧桂系陆荣廷、沈鸿英的残部，激战正酣。

新桂系在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鼎力支持后，采取先是联沈击陆，后再击沈的正确策略，各个击破，取得节节胜利，逐步清除了旧桂系盘踞在南宁、柳州、桂林一带的势力。但行百里者半九十，陆、沈残部溃退于桂黔边境，仍有卷土重来之势，且旧桂系与滇军多有联系，若立即与滇军翻脸，必是腹背受敌，为避免功败垂成，故而采取缓兵之计，一面去电搪塞唐继尧，说是待击败沈鸿英之后，“愿即推戴帅座，惟命是听”，“一切惟联帅是赖”。

实际上，李、黄、白几经血战，好不容易才打下广西半壁江山，岂能拱手相让，更何况定桂讨贼军一直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，（二万银圆及两万发子弹），当时，广东革命政府一面批准李济深、郑润奇两部粤军留守梧州，协助保卫西江水道，同时加派一直反对唐继尧的驻粤滇军范石生部 15000 人进入广西，支援李、黄、白，极力反对唐继尧觊觎革命政府的和假道伐虢的野心。

此时滇军进逼，令李、黄、白腹背受敌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而身负守卫南宁重责的伍廷飏，除急电报告上司请求令示外，只能命部下严密监视滇军动向，积极作应战准备。

幸好不久就得到黄绍竑的指示：保存实力，待彼军迫近时，即行退出南宁，向宾阳方面逐步后撤，不必和他破裂。

伍廷飏与蔡振云立即率部撤至宾阳、永淳两地，并与奉调从桂林驰援赶至迁江的俞作柏部（约 3000 余人）取得联系。

3 月中旬，范石生部也从梧州乘船西上，在贵县集结。

3 月 28 日，伍廷飏奉黄绍竑之命率部进击滇军，桂军在宾阳以西昆仑关附近的高田圩与滇军展开激战，滇军遭到重创后撤至八塘、二塘固守，在该两地又展开激烈争夺，双方均有伤亡，但是役滇军损失更为惨重，被缴去火炮两门，枪支 2000 余杆，被俘数百人，只得退守南宁。

4 月上旬，伍廷飏率部星夜袭击，直抵南宁城下，与后来赶到的范石生部将南宁城包围，滇军据城坚守，桂军久攻不下，形成相持之势。

1925年5月9日，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、范石生、杨蓁等5人，发布讨唐通电，揭开了反击滇军战争的大幕。

5月15日，桂军再次攻击南宁，但滇军顽强抵抗，双方在南宁城郊激战数日，互有伤亡，不分胜负，滇军又据城死守，战事呈胶作状态。

5月25日，唐继虞所率之滇军，从融县、柳城向柳州进攻，使战事重心从南宁移向柳州。唐继虞原名继禹，是唐继尧最为宠信的堂弟，绰号唐三瞎子，曾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而改名。云南人叫他唐三，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，曾拟让予省长一职，因部下反对才作罢，但唐三仍任军长之职，权倾一时，使滇军颇为不满。

唐继虞来势汹汹，滇军前锋进抵柳城沙塘、长塘一带。次日午刻，滇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吴学显部率3000余众，自长塘向黄村一带攻击。桂军稍作抵抗，即进入工事固守。滇军被杀伤100余人后停止进攻，从外围将柳州城围困。桂军在柳州的守将李石愚、张任民指挥部属仅1000余人，加上紧急调回的第五纵队吕焕炎部，也共有2000余人，只得奋起抵抗，掘壕坚守。

27日晨，李石愚赴北郊侦察敌情，被埋伏的滇军机枪击中腰部重伤，送梧州救治无效身亡。前敌指挥之责由吕焕炎接替。柳州的处境十分危急。当日，陆荣廷部将韩彩凤、沈鸿英部将邓右文各率残部来协助滇军。

5月28日，吴学显率部3000余众为中路，邓右文率部属600余众为左路，韩彩凤率400余众为右路，向桂军阵地发起全面攻击。由于桂军工事坚固，抵抗坚决，三路均未奏效。

当日下午，时任广西省绥靖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的黄绍竑，抱病从梧州赶赴柳州坐镇指挥。伍廷飏奉调率部第二纵队从南宁驰援柳州，一同赶往柳州的还有第一纵队（俞作柏部）、第三纵队（韦肇隆部）。集合桂军各部，共约5000多人。

次日拂晓，黄绍竑在柳州调兵遣将，指挥桂军分两路向滇军出击。另一部在唯义的云头冲对岸渡河，绕至马厂在滇军前锋背后设伏。

吴学显部猝不及防，仓卒应战，经一小时激战，滇军伤亡惨重，只得退却，又在马厂一带遭桂军伏击，溃不成军，只好逃离柳州，退往沙埔据守。

是役，桂军毙伤滇军200余人，俘虏700余人，缴获炮1门、机枪4挺、步枪1700余支。

黄绍竑率部追至上雷后，以一小部监视沙埔的滇军主力，分一部转回柳州防守，主力则秘密向东泉方向移动，以待白崇禧率部赶来。

6月3日，唐继虞的主力增援部队，滇军第三混成旅何世雄和第二十旅景世奎等部共万余人进抵沙埔。

沙埔是距柳城县东南14公里处一座圩镇，东北面有白马山，长2公里，东北—西南走向，海拔295米，据险可守，是控制柳城通往柳州的咽喉要道。

双方都在等待援军，相持数日。

6月4日，由白崇禧率领的夏威部、郭凤岗等部从桂林赶到，与黄绍竑在东泉汇合，即展开对滇军的攻击部署。

6月5日凌晨1时，黄绍竑令伍廷颺部担任右翼，林祖舫部担任中路，钟祖培部担任左翼，吕焕炎部为总预备队，向沙埔开进，上午7时许，与滇军在沙埔以南地区进行激战。

滇军率先占领了制高点白马山，居高临下，据险死守。进击中路的桂军林祖舫部被火力压制在小河沟下难以动弹，形势极为不利。此时，攻占白马山的重任便由右翼的伍廷颺部承担。伍廷颺调兵遣将向山头发起冲击。据守山上的滇军，初时压制了桂军的进攻，以为得计，未免轻敌，没料到伍廷颺的部下神速勇猛，滇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仓皇败下阵来。伍廷颺部第一次夺下白马山。但滇军立即组织人马反扑，一阵恶战，重又夺回山头。很显然，谁占领白马山这一制高点，谁就获得控制战场的主动权！

伍廷颺又下令再攻，经浴血奋战，未几将滇军再次赶下山头。

滇军再一次反扑，集中强火力向山头猛攻，组织敢死队往上冲，伍廷颺的部队又被赶下山来。

两军为争夺白马山展开空前激烈的战斗。从上午八点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，伍廷颺部五得五失，功败垂成，他看着当初跟随他从容县入伍的子弟一个个前赴后继倒在山坡上，鲜血染红了坡上的青草杂树，其愤慨之情，难以言表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不夺下白马山，是役将功亏一篑，伍廷颺急红了眼睛，不顾卫士阻拦，拔枪就往山上冲，部下见长官身先士卒，也冒着枪林弹雨往上冲，把滇军的气焰压了下去。快到山顶时，伍廷颺一脚踏空，整个人摔倒在山坡上，他就势滚到树丛里……

伍廷颺翻身想跃起，可是脚踝疼痛难忍，他呻吟一声又躺下了，是闻声而来的卫士把他扶起，背他上山的。好在只是脚腕扭伤，并无大碍，让护兵为他擦过跌打药酒后也能勉强步行了。

伍廷颺在白马山负伤一事，一向未见文字记载，这是若干年后由他的卫士廖国昌、廖武三发牢骚时“骂”出来的。

这两名卫士后来也随伍廷颺解甲归田，成为一名普通的垦民。

有一年天灾，收成不好，时近年关，他们找到伍廷飏家里，对伍廷飏说：“司令，今年收成不好，腊肠有没有？”

伍廷飏说：“没有。”

卫士说：“那糯米总有吧？”

伍廷飏说：“糯米也没有。”

卫士心中不悦：“糯米也没有，难过年呀！”

伍廷飏说：“难过就难过吧。”

卫士快快地离开，可是他越想越生气，但司令的威严在那里，他也不敢当面发作，来到走廊上还是忍不住嚷起来了：“腊肠没有！糯米也没有！也不想想那年打白马山，要不是枪林弹雨背了你，那才是什么都没有呢！”

卫士的牢骚让管家的三姨太听到了，便瞒着伍廷飏，私下接济卫士十几块大洋，平息了这事。但伍廷飏当年在白马山受伤的事，还是传了出来。

当时，伍廷飏伤不算重，但他的部属损失绝对不轻。好在由白崇禧率领的夏威纵队、郭凤岗的警卫团等部及时赶到增援，使桂军士气大振。于是，伍廷飏重整队伍，引领援军夏威纵队再一次强攻，终于第六次夺取白马山，迎来了战事的转机。

桂军控制了战场的制高点，战事出现了有利于己方的重大转机，桂军将领黄绍竑、白崇禧、张任民等在卫士的掩护下登上白马山顶。

从山顶鸟瞰，战场的情况历历在目。滇军在沙埔河上架起浮桥，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渡河向各点增援，情势对桂军十分危急。居高临下的黄绍竑、白崇禧立即命炮兵在山头上架设大炮，向沙埔河上的浮桥轰击！一阵猛轰，浮桥顿时被炸断，行进中的士兵纷纷落水，滇军被沙埔河分成两截。桂军炮火延伸，向滇军增援部队轰击，准确命中敌群，滇军一时大乱。

与此同时，桂军全线出击。左翼的钟祖培部奉命分兵一部，由沙埔河下游渡河，绕后攻击滇军增援部队。

遭遇桂军前后夹击，滇军纷纷动摇，争先恐后欲退出沙埔。但浮桥炸断，没了退路。强行泅渡，许多人是“旱鸭子”，不会游水，加上人多争抢逃命，秩序混乱，及至被挤下河中溺死者约六七百人。其中包括第三混成旅旅长何世雄、第五团团团长何玉章。未及下水 2200 名滇军全部束手缴械。

此役，桂军毙伤滇军 1000 余人，俘虏 2200 人，团、营以下的长官全部被俘，无一漏网。缴获长短

枪 2600 余支、机枪 2 挺、大炮 3 门。

后来有不少人评价滇桂战争，认为柳州沙埔一战，双方投入兵力共约 5 万多人，其中桂军 1 万多人，滇军 3 万多人，被称为滇桂战争中关系桂军胜败存亡的关键之战。是李、黄、白统一广西战史中最激烈的、最大的一次战斗，也是俘获最多的战斗，是滇桂战争的转折点。而白马山的争夺，则是沙埔之战的转折点，伍廷颺及所率之部，功不可没。

遗憾的是，关于此役的记述、体会和感慨，未能见于伍廷颺本人留下的片纸只字。

事隔 20 年之后，即 1944 年，黄绍竑、伍廷颺从浙江省回来，在黄旭初等人的陪同下，到沙埔视察水利工程时，重会白马山，战场凭吊，他们忆起当年将士的浴血奋战，感慨良多。黄绍竑挥毫写下《破阵子》一阕，藉以抒怀：

二十年前戏战，
追怀往事皆惊。
白马岭挥兵督阵，
沙埔河淹唐氏兵，
虫沙白骨撑。
放马归牛及早，
从来梦幻功名。
莫再任光阴浪掷，
五十犹余人半生，
芜田正待耕。①

当时，黄绍竑、黄旭初、伍廷颺都是 50 岁上下，他们对曾经血战过的战场，又经伍廷颺刻意开垦经营过的这片土地，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感情，尤其是历经多年的征战之后，更有“芜田正待耕”的感慨了。

黄绍竑为此还提议在白马山水闸处，建立一座沙埔战役纪念碑，以告慰桂军将士们的英灵，可惜后来因为抗日战争没能建成。

沙埔之战决一雌雄，大获全胜的新桂系从此统一了全广西，建立了新政权，李、白、黄开始统治广西。他们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军、政措施，也逐步抓紧贯彻实施。

① 《黄绍竑回忆录》第 105 页。